

生活描寫，大多寫他們的吃、喝、玩樂、戀愛、亂愛。也寫到美國人肉弱強食的一面，寫到中國人投靠美國人受屈辱的一面。某些中國人雖然能看出美國的道德已淪落，但仍然向美國人認同；於是讀者看到「鏡湖月」裏的人物，雖披着文明的外衣，行為和道德却是醜惡的。他們所受的侮辱和委屈，可說是咎由自取。

華嚴寫道：「的確，美國社會太自由，自由是他們的特色，但也是他們的……」。為什麼只打「……」而不具體寫出來呢？華嚴不知如何寫嗎？或是不願意寫？對於重要的思想的基礎略而不寫，而寫了大量認同於道德淪落的美國式生活，這樣的作品不能不使讀者覺得失望。

情緒與昇華

童大龍

生活在瓶中，馬森著，四季出版公司印行。

全書收「法國的小農生活」、「老子的故事」、「安娜的夢」、「加特琳的婚禮」、「碧姬的迷惘」、「娜娜奶」、「野鴨」、「生活在瓶中」等八篇小說，以及一九七七年詳述創作觀與寫作背景的代序一篇。置於書末的中篇「生活在瓶中」寫於一九六九年，其餘年份不詳。

這本書，用馬森自己的話可以把其中優劣的脈路追尋出來，那是代序中的一段：「在文學創作上，我有兩種極不同的衝動，一方面我有一種像社會學家一樣的興趣，想極爲精確細緻的描繪分析這一個客觀的世界，另一方面却是極主觀的蠢動；幾乎是一種情緒的發洩。：」

「社會學家的興趣」以及「情緒的發洩」嚴格說起來並不是文學，可是它們却是構成一切偉大作品的最原始的方法與材料；有情緒的發洩，所以之昇華的創作的衝動，有創作的衝動，再繼之以社會學家觀察的冷眼，這是構成好小說的必要條件。

馬森一則有社會學家的興趣，二則有創作的衝動，可是有時候他似乎忘記了這二者是要互相規範的，光有前者，他只會像一個是非分明的條理家，而光有後者也只是一個感傷的前進者罷了。它們都是不完全的。不單是爲了經濟的理由，我們需要選擇和剪裁，更重大的原因是，它們必須是藝術的。

以此量諸集中各作品，「老子的故事」是最好的一篇，其中不乏一個異鄉人對異地時空與回憶中本土情緒的比較下一定會產生的衝突，而衝突，那就是小說之「眼」了，作者藉着「在法國蹲了少說也有四十年了」的老子，說出了一個有著成形的中國人邏輯的人在異邦翻山越嶺般的跋涉與艱辛。全篇近乎白描，而感情的紋路脈脈可尋，真摯之間懂得對「同情」予以技巧上的節制。如果用攝影說，是廣角鏡頭；冷冷的線條式的大背景裏，清清楚楚地點明了主角的處境。

字數最多而又以之爲書名的中篇「生活在瓶中」結構就鬆懈許多，雖然用了很多豪太奇似的技巧，把前後的時空交錯融合，可是基本上它充斥了太多作者自我的牢騷與不滿，幾乎變成一種隨筆的情緒之作。巴黎學畫的中國青年，種種對客觀世界的困惑、對主觀感受的懷疑；藝術與所謂「真實」間猶疑的分野，以及他起初對傳統的背叛和後來必然形成的尋根的

努力……他的幻象般的愛情……作者操心的事情太多了，並且他似乎完全忘記了社會學家客觀的任務，他滂滂沱沱的用自己喉嚨嘶喊著。

其餘各篇，描述的均為法國社會裏法國小百姓的生活種種，巴黎，作者的「逝去的故事匯入這一個港灣」，用文字表現出來後，像再度遠行的船隻，認得暴風和逆流，可是不再畏懼；故事或者曲折，筆調却是平和順風的。

「斷指少年」所顯現的問題

曾心儀

斷指少年，吳祥輝著，遠流出版社印行。

「斷指少年」是吳祥輝繼「拒絕聯考的小子」後所寫的第二本長篇小說。需要加以補充的是：「斷」書是由「叛幫的小老么」改寫、更名後而推出的。「叛幫的小老么」出版一個多月後，就不再發售（「斷」書二三頁），楊國樞序文中提及「這本書（「叛」書）刊行不久，承他（作者）不棄，寄贈了一冊給我。我以認真的態度拜讀過後，對書中的內容與旨意發生了一些疑問，便在電話中與吳先生討論，希望他能有所更動或加強，以便對讀者產生更積極更有益的影響。後來，由於其他種種原因，吳先生終於將全書改寫，並且把書名改作『斷指少年』以正式再版問世。對很多心情比較脆弱的人來說，『斷指少年』大約要比叛幫